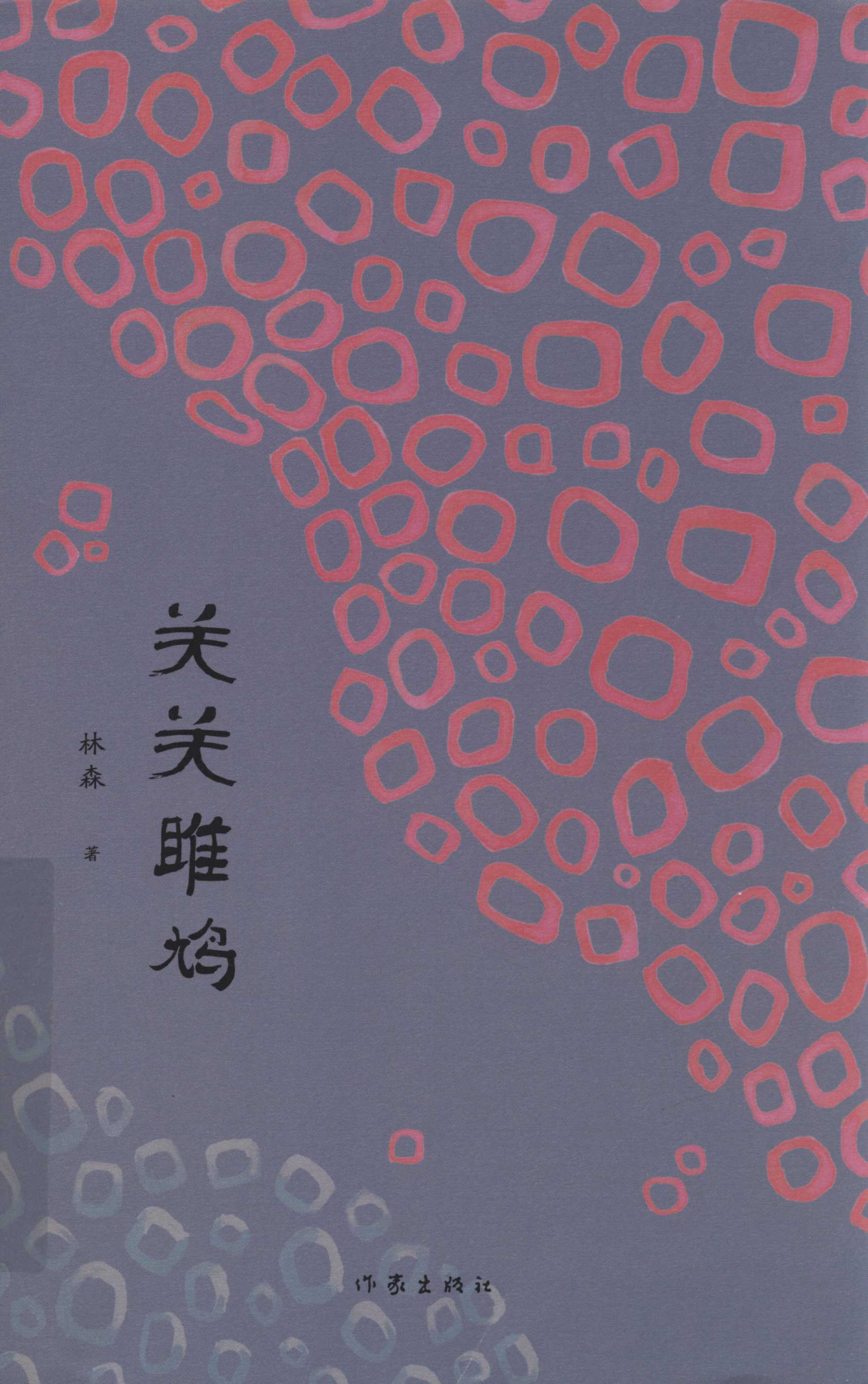




关关雎鸠

林森
著

作家出版社

关关雎鸠

林森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关雎鸠 / 林森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063-8699-9

I. ①关…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6171 号

关关雎鸠

作 者: 林 森

责任编辑: 赵 超

装帧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10 千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699-9

定 价: 3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闹军坡 · 1

第二章 南风云 · 63

第三章 酬宴会 · 142

第四章 弄手花 · 225

第五章 喜盈门 · 284

第一章 闹军坡

1

私立小学在小镇上是新鲜事物，之前只是听说，哪有人见过？私立小学开办了，不会被公立学校叫人去拆了吗？私立小学的学生毕业了，有没有中学愿意招？这些都是让人困扰的问题。瑞溪镇要设私立小学的风言风语传了两年了，一直没下文，等到镇上人关心的热度随南风吹散了，事情才有了转机。老潘是镇上的杀羊户，菜市场那帮肚腩浑圆的杀猪佬豪气冲天地组织校董会时，牵头的歪嘴昆曾邀请老潘入股。老潘犹豫了两天，拒绝了。他觉得学校嘛，那是国家办的，这又不是旧社会，几人合伙请个老师就办私塾？

歪嘴昆抖出一身猪油，笑老潘过时。可校董会五巨头油头油脸地讨论了一年，分歧极大，怎么入股怎么分成等等，都是能把人脑袋想成猪脑袋的麻烦问题。吃了二十多次粉汤，喝了近百斤糯米酒，脸红脖子粗，拍桌扔凳，问题解决了，时间已过去一年多。租房子当教室又让杀猪佬的头再次涨大。落单的房子好找，租连成一片的则很难，折中的解决办法，是租一排临近的，一间教室和另一间教室之间，既夹着卖豆芽的住户，也夹着织麻绳的人家。租房的事解决了，可以招生了，歪嘴昆一刀砍在案板的猪腿上，叫道：“拔你母！忘了，还没请老师呢！”

请老师可不容易，公立学校的老师岗位稳定，端着铁饭碗，钱再多也挖不来。杀猪校董们急得天天海灌糯米酒。最后还是老潘给歪嘴昆支了一招，让去邀请县里的退休老教师，专请名气大的，创办之初，

没有一些县里的名师撑场面怎么行？老潘说这话时，摸了摸腮下的山羊胡，对歪嘴昆有着智力上的优越感，有着指挥若定的优雅风度。歪嘴昆给自己的歪嘴一拳，他恨自己肥猪脑袋，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老潘洋洋得意的模样，引出歪嘴昆的一句粗话：

“拔你母！”

那是一九九三年夏天，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机勃勃，歪嘴昆请到了曾教出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奖学生的老师，在其他校董中，威信就更高一些。威信高就表示在开校董会时，他可以随便“拔你母”而其他他人不能“拔”。老师到位了，就开始当年秋季的招生。老师们的意见是，只用一年来培养，并不能代表“瑞溪新街私立小学”的教学水平，起码要四年——最高的年级设为三年级，四年后小学毕业考，便可初见成效。杀猪佬校董们都是浑身肥油的火暴脾气，哪有耐性等四年，拳头纷纷捶落，会议桌上都是猪油印。歪嘴昆说：“拔你母！四年？鬼知道我能不能活四年，你们个个比我老，更活不了那么长。两年好了，最高的，招五年级的。”

退休教师们为鸣响第一炮，在一九九三年热风弥漫的暑假，四处寻访镇上学习成绩好的小孩，让其家长把小孩转学过去，说是学费可以少交，入学考试排前三的，还可以免学费，“只要来了，一切好商量！”

“好商量。”

“先来，再说咯！这是入学考试的报名表，填了，就拿来给我们……”

“好商量的！不成问题。”

……

经过一九九三年秋到一九九四年夏整整一年的努力，私立小学已初见成效，不少学生在考试中力压瑞溪镇中心小学，杀猪佬天天嗓门奇大酒量倍增，满嘴“拔你母”都带着光荣和骄傲。一九九四年暑假时，老潘接到了歪嘴昆的邀请，让他把即将升六年级的小孙子潘宏亿转学到新街私立小学。老潘犹豫不决，又在捋山羊胡，做深深思索状。歪嘴昆指着他大骂：“叫你入股你不入，让你孙子来读书你也不肯？我免他学费行不行？不然，我叫人在街上打他，见一次打一次，把他的嘴打

得比我的还歪。”老潘说：“我考虑考虑，你们选学生，我也得选老师。”他摸着胡子，摸得歪嘴昆吐出满口猪油腻腻的脏话。老潘是越来越得意了，偏偏歪嘴昆有解决不了的事，还得找老潘指点“一二三”，歪嘴昆忍气吞声，喷出来的猪油腻腻，还得吃回去。

后来上门当说客的老师就和老潘谈得极为愉快。看到镇上或周边村子一些学习好却一贫如洗的学生已纷纷到私立小学报名，老潘也心动了，他决定去私立小学探访一番。老潘最不满意的，就是学校竟没有一个校门，也没写一个门牌。一个老师叹气说：“一个教室散一个角落，把门牌摆哪？”老潘说：“那也得有个东西，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学校吧？”那老师手一指：“那不是？”手指的方向，竖立着一根高耸的旗杆，比镇中心小学的旗杆要高几米。这自然也是歪嘴昆的杰作，他坚持在旗杆的高度上，有压倒性的优势。

暑假了，旗也就没升，要不然红旗招展，这满地乱飞的垃圾，很像是被红旗扇起来的。新街虽叫“新街”，房子是近些年才修建，却也继承了瑞溪镇老街旧巷的光荣传统，粪便与污水争臭，袋子和灰尘齐飞。老潘伸手抓住一个飞过来的塑料袋，手一甩，袋子改变个方向，继续飞。

老师说：“老潘啊，我们校长的孙子，上四年级，原来是县一小的尖子生，现在也转来新街小学了。连他都把孙子转过来，你还有什么不放心？”老潘当即帮潘宏亿报了入学考试的名，耳边忽地听到一声：“呜……”

“呜……”

——耳鸣又严重了吗，还是又听到那声音了？在家里，他一听到这声音，就伸手去夺孙子手中的小号，小孙子跳开，回答：“我哪有吹？你哪只眼看到我吹了？”老潘想说不是眼睛看到，是耳朵听到，可他又很清楚，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了。他能跟孙子说，他半夜里时常听到有小号吹响？他能跟孙子说，除了小号，在半睡半醒之间，他还听到各种说不清是什么声音的声音？

……想得远了，老潘觉得胸闷，觉得胸膛塞进了两块大石，相

互挤、碾、发胀、碰撞敲击，绝不相让。他忍不住了，问：“有人吹喇叭吗？”

老师指着一间房子：“我们的学生仪仗队，今年也要参加军坡节表演啊，哪止喇叭，还有鼓。要不要过去看看？”

“不看了，不看了！小孩崽，屎都拉不臭，带着奶味，有什么好看？我那孙子也整天拿着一只喇叭在吹，我见到就吃不下饭。”老潘松了口气，真是有人吹的，就好了，不是无中生有，不是没有来由，不是那从睡梦中追杀到现实里来的恐怖声音。真是的，那些小孩崽——打鼓的那几个，没力气吗？也不把声音敲大点，让鼓声盖过这“喇叭”声？

……

恼人的小号声，恼人啊，这个暑天开始，他已被这声音折磨得几近崩溃。

“真恼人……”他想，内心涌起一股惆怅，“军坡节过完了，应该就好了吧！”

喷射两口痰，他想把霉运喷掉。

老潘没有直接回家，号声在他脑海里回旋好久，赶都赶不走，一想起回到家里，小孙子还要对着他耳朵吹，步子就更迈不开了。他到邮政局对面的小饭馆里坐了好久，菜酒入肚，却吃了风一般，越吃越觉得心里发空，在肚里刮起阵阵风暴。

店主叫黑手义，是老潘的老朋友。没迁到镇上以前，他和黑手义已相识多年，一起到南渡江打过鱼摸过虾，也一起偷过生产队的番薯。老潘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深冬，黑手义不知从哪弄来半坛子番薯酒，半夜叫他去解馋。老潘顺手摸了半扎藏得颜色发黄的粉丝，到黑手义家让他炒上。黑手义躲躲藏藏不敢声张，手一慌，竟把点灯的煤油倒了起锅。粉丝烧着后，闻到煤油臭，黑手义随手一瓢水洒进锅里，两人相对苦笑——也没舍得浪费，用水冲洗了好几遍后，没能把煤油味除去，勉强翻炒翻炒，就吃了，竟也把酒喝得昏沉沉。多年以后，黑手义把灶前挥铲的功夫发挥出来，率先在镇上开了饭馆。老潘是晚他一些时日才

迁移到镇上的，那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了。

搬迁到镇上经营杀羊的生意，老潘是听了黑手义的建议。

瑞溪镇不大，窄小的街道拖住了发展的步子，镇上的人口袋空空，却人人爱吃，赚到两块钱，先吃两块五，再借五毛来，凑成三块，也吃了。爱吃的人多了，镇上便出产一些名扬省内的名吃，比如说“瑞溪牛肉干”“瑞溪粽子”这些小吃把镇上人的嘴养得秤钩一样，刁得很，若非黑手义手艺非凡，他的小店也经营不下去。镇上原先还有另外两个杀羊的，老潘的生意被压得起不来。黑手义明着暗着传出一句话：“要吃羊，得吃老潘杀的，其他人摸过了，能吃吗？羊肉不像羊肉，带着鸡屎味，还吃什么吃？”黑手义的活广告把老潘越吹越神，把那两户杀羊人吹得门前寥落生意凋零。那两户联起手来，又是请黑手义喝酒又要低价给黑手义的店送羊肉，黑手义概不应承。

软的不行，要来硬的，可看到黑手义铁塔一样壮健的身子，两户人都放弃了，转行做了其他。老潘成了独家生意，每日两到三只羊，就把一家人的生活给解决了。两年后，把之前低价买来的宅基地上搭建的油毛毡棚子拆了，找黑手义借了一些钱，把第一层建了起来，前面住人，后院围墙没封顶，当院子杀羊，墙壁连石灰也没抹；三年后，又建了第二层，也没抹石灰——镇上很多房子都这样，砖石裸露。

平日里，老潘一有闲暇，就爱到黑手义的店里喝两杯，他的影子在门口斜斜一掠，黑手义就铲子一敲锅沿，炒上一盘老潘爱吃的菜。老潘有时会很奇怪，他和黑手义同年生，可差别极大：他腰板弯成了钩刀，杀羊时手上没劲可使，晚上睡着的时间越来越短，上厕所后忘记拉上裤链的次数越来越多，记忆里老伴的模样越来越模糊——种种迹象证明，他生命的晚年正迎面劈来；而黑手义腰杆仍直如标枪，像一头角尖眼红随时发情的公牛，左手能握着炒锅甩上两个时辰也不手酸……

——想到这些，老潘的脑壳又痛了，筷子在碗沿敲得很响，引来在一边收拾桌子的黑手义的大儿媳阵阵逼视。

“想起那是什么事没有？”黑手义寻个间隙，坐在老潘对面，把儿媳的目光硬生生斩断。

“哪还想得起，不是还要问你吗？”

“你都不知什么事，我能知道？你说你总觉得心底有事，缠得你睡不着，又说不出什么事，我如何能知道？见鬼了吧？”黑手义发现老潘最近常有一些魂不守舍，眼珠子发浑，带着青灰色——青灰色是死人的颜色，长期在眼珠里闪现，可不好。问了，老潘原先还不愿回答，回答了，又含糊不清。其实，连老潘自己也不清楚，近来心里发虚，动不动就心口抽紧眼皮乱跳，要记起什么事，却又说不土；跟什么人有关，却又不一定；灵光一闪若有所悟，又混沌一片……这事让老潘流了不少虚汗，多次对着尿桶挤不出水，还差点病了一场。更有好多次，他半夜里从沉睡中惊醒，瞪紧一面墙，想从乌黑混沌的墙上看到某个让他恍然大悟的形影。那时时纠缠他的“呜呜呜”的小号声，不过是很多种纠缠他的东西中的一种。

“去六角塘村看看婆祖咯！你不信？不信也看看咯。”

“看婆祖？真以为我见鬼了？倒你的酒。”

黑手义给碗里添了酒，摇摇头。

老潘想问黑手义一些关于老伴的事，可能这些纠缠，和老伴有关。

黑手义见他言语吞吐表情矛盾，只说：“喝酒，喝酒。”几杯酒下去，黑手义说起镇中学角落的那间日本人留下的炮楼，小日本投降了，那留下的炮楼成了诡异的去处，经常闹鬼，老潘还约他一起夜闯过。提到日本楼，老潘兴趣就来了：“有过这事吗？最后怎么样了？”黑手义大笑：“闯进去不久，你就说有什么在拍你的右肩膀，我转身往外跑，你跟着跑了出来。谁知道几天后你说，那是你假装来吓我的，根本没人拍你肩膀。”

老潘眼睛眯成一条线，迷惑不已：“有过这事？”

“连这你都忘了？我气你骗我，我打了你一拳，把你左眼都捶黑了。”

老潘摸摸自己左眼，没有任何印象，脑子一团灰，只乱想，为什么那炮楼一直留在校园里没拆呢？老潘忽地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丢在那间日本炮楼里了？想了许久，也没想起丢的是什么。

又一口酒后，老潘咂咂嘴：“黑手义，我今天给宏亿报名了，让他

考一考，我想让宏亿去新街私立小学。那歪嘴昆话多，我得让宏亿考前三名，不交学费就读书。”

黑手义的脸被泼墨一般，顿时黑了。

老潘一拍自己脑袋：“忘了，不提这个，让你心乱的人，就住新街，我忘了。人老了，就不是人脑，是豆腐脑，是猪潲水，屁都记不得。不说这个了。”黑手义憋了长长一口气，叹道：“你说不说，都成事实啦。是我做人不行啊，连听说‘新街’都不行了，会不会以后连‘瑞溪’也听不得啊？再以后，连‘海南’都听不得了吧？”他眼里的忧虑多到装不下，溢出来，四处横流，收拾不干净，脸上的皱纹就加深了——腰板再直，他也战不胜年岁。

老潘拍拍他的肩膀，酒碗一推：“记账！”摇晃着走出店外。

黑手义怅然地坐了好一会儿，叫过来大儿媳，让她跟在老潘后面走一段，免得他在街上摔了。大儿媳白眼一翻：“你孙子上学，都没见你送一送，还心疼潘爹了？潘爹老是记账，已经一个月没结了，你还心疼他？”她的手在毛巾上擦了擦，擦出更多的油滑，光亮耀眼。黑手义觉得有些发腻，有些反胃，有些要作呕却还能忍住，只好自己跟到门外，见老潘走路没摇晃，微驼的背好像也挺直了，才放心回店里。大儿媳收拾着一张桌子上的碗筷，嘴角有些嘲笑，黑手义来了怒气，抄起菜刀，刀背在砧板上一拍。

嗡……嗡……嗡……

他一发怒就拍刀。

2

“宏亿，过来，我今天去新街小学帮你报名考试了。到开学了，你就去新街小学考试。”老潘朝小孙子招手。

潘宏亿走过来时，仍紧紧握着小号。

“你要叫我去新街那个烂小学吗？呜——”话一落，他就对着小号

挤了一声。

“烂？我怕你是没胆子去吧！”

“呜——什么？我没胆子？”

“你怕去新街小学了，考不过那些同学啊！我听说那边有好几个同学很厉害，数学奥林匹克，经常拿奖。”

“我肯定会赢他们的……呜——我要练习吹啦，学校选我入仪仗队，我要参加七月初七的‘装军’的——呜——”

……呜……老潘又被这声音纠缠。

老潘对潘宏亿参加仪仗队很有意见，毕竟一开学就是毕业班的学生了，玩这些无用的东西，浪费时间。但潘宏亿鼻孔朝天开，拍拍胸脯说：“暑假嘛，参加一下仪仗队，有什么不好？放心，等到开学，我肯定是班上学习第一……”潘宏亿的话是不足以说服老潘的，老潘同意小孙子参加仪仗队，是因为他隐约听到一些消息，说今年七月初七军坡节的装军，是最后一届了，不让孙子参加这一次装军，或许会成为他一辈子的遗憾。

军坡节是为纪念南北朝时期南方女英雄冼夫人而形成的民间节日。冼夫人原籍并非海南，是南北朝时期高凉郡内越旗大姓冼氏人，冼氏世为越族首领。冼夫人自幼聪敏，勤学经书，苦练武艺，长大后有智谋、懂军事，在多次平叛乱中战功卓绝，威望甚高。冼夫人辖治海南期间，建置崖州，恢复海南与中原的联系，平定叛兵匪贼，使得海南地方安定，百姓乐业。每次平贼灭盗，冼夫人手下将士气势雄壮，无往不胜。冼夫人死之后，在各个朝代皆被追慕，而她带兵出征的威风场面，也为之后的海南人所向往——为表达这种向往，后人模仿冼夫人当年壮观的出军程序和仪式，组织队伍举着刀枪举行阅兵；当然，也仿制当年冼夫人的百通小令旗，一令传下百事顺，模仿者自豪，旁观者尽欢，谓之“装军”。

装军这一天，便是军坡节。

军坡节在海南各地都有，多在农历二、三月举行，为何独独瑞溪镇把日子选在七夕，是老潘一直以来的疑惑，他有时也想过问问镇上

知情人，却总是奇怪地错过。每年七夕，瑞溪镇上都模仿冼夫人集军、阅军、出军的表演，小学生仪仗队加入装军队伍，是镇上的古旧传统。已经传出消息说，因为每年军坡节都有“铁杖穿腮”“过火山”等表演，县委县政府觉得是在宣扬封建迷信，已经在商议取消军坡节装军表演——但在正式通知取消之前，节日将要上街表演的各方，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排练。

“呜——呜呜呜——呜——呜呜”潘宏亿的吹号声，成调或者不成调地在院子里回响，有时还夹杂在小孩崽哭一般的羊叫里。羊哭声也不是要钻进耳朵，而是直奔额头而来，撞得老潘脑壳阵阵眩晕，发热发涨，甚至要肿出一只角来。

“呜——”老潘好像又听到吹号声了，已经连续几夜，今晚还是没能避免。恍惚间就被惊醒了，他习惯性地瞪着那面墙，指甲用力掐了掐自己的下嘴唇——这是他自创的能最快提神的法子。神是提起来了，吹号声还继续从二楼传下来，后院里的几只羊也此起彼伏地叫唤。老潘的房子只修了临街的一半，后面空着当院子，前面的二楼不是平顶的，而是瓦房，因此说是两层，其实只有平顶房的一层半那么高。二楼后边房子传来儿媳陈梅香的声音：“宏亿，半夜了，你吹什么吹？引鬼吗？半夜了，还吹？”

老潘反应过来，这不是幻听，是小孙子潘宏亿在吹号子。

扯开房门，他准备上二楼把小孙子教训一顿——他刚才好像梦见四个数字了，可才刚把前面两个数字看清楚，就被吹号声吵醒，接着又被陈梅香的叫声震得忘了一个，只记得一个孤零零的“3”，下一期新加坡白小姐的彩票头奖就被这几声震丢了，他能不气？不把潘宏亿屁股拍烂，他太阳穴的疼怎么安抚？老潘还没爬上楼梯，已见到灯光顺着楼梯流下来。

潘宏亿说：“哥，你快点，再慢，那贼就跑了。”潘宏亿的哥哥潘宏万，借着房门的灯光，跑出一阵风，从老潘身边跳过，楼梯噼啪响，老潘伸手要扯，只抓到一股气。潘宏万拉开家里的前门，跑到街上去。

老潘头皮发麻，都半夜了，两个孙子又是吹号又是狂奔上街，到底要干吗？莫不是鬼上身了，跑出去夜游？

潘宏万人一出去，话就丢了进来：“抓贼啊！抓贼啊！成爹，你家进贼了。”

老潘也跟到街上，外头黑压压，每迈一步，就有在暗夜里失踪的可能。潘宏亿只穿着内裤，手上还攥紧着小号，顺着楼梯下来，吹得很欢，完全不在调子上，停下来歇气时，他得意地对老潘说：“阿公啊，贼是我先看到的。我刚刚起来喝水，从二楼窗子那看到那个黑影翻到成爹屋里去了。”成爹是镇上修农用车的，因某一年吃了南蛇，把肚子吃得胀气浑圆，像怀着双胞胎，别人都叫他“大肚成”。大肚成的修车铺就在老潘家斜对面，后边住人，临近街道的这一面，还只是搭着油毛毡的棚子，棚子铁门不高，手脚轻便的人，翻身进去并不难。潘宏亿很得意：“我看到那人爬到门上去了，就朝着他吹号，想把他吓跑，可他胆子真大，还是爬进去了。”大肚成棚子里已经有灯光和声音漏出，是大肚成的声音。

他一喊，声音就在肚子里九转十八弯：“打贼，打贼。”

潘宏万在修车棚门口跳着：“打！胆太大了，打！”他是要在门口等着堵截那个翻墙的贼了。老潘头一昏，宏万那贼八仔，不知天高地厚，要是那贼子跳出来，手上拿着刀子棍子什么的，见宏万喊叫那么卖力，不会送他一下子？老潘快步走向修车棚，要把宏万拉扯回来，才迈两步，听到身后儿媳陈梅香喊声凄厉：“宏万，赶紧回来，干吗啊你？”潘宏万说：“妈，抓贼啊！贼子偷东西，不抓啊？”

“回来！”陈梅香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潘宏万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朝自己家门口走回来，他谁都不怕，就是不敢惹泼辣如火的母亲。

老潘摇头苦笑，儿媳的嗓门算是整条街无敌，即使放在瑞溪镇也是排得上号的，但和外人骂架的时候毕竟比较少，为了发挥功用，她平日里把嗓门对准老公潘江和她肚子里拉下的三个蛋：潘宏萍、潘宏万、潘宏亿。潘宏萍嫁人后，潘宏万和潘宏亿两兄弟就得两人承受原先三

姐弟分担的口水，对母亲的嗓门闻之色变。在宏万走回来的间隙，陈梅香绝不浪费难得的机会，拳掌全都往潘江身上招呼，边打边骂：“看你教出的好儿子！你这个当父的，怎么教的？教出的儿子，都爱惹祸。”潘江不反驳，只是呵呵地笑，陈梅香抓起潘江的手，准备咬一口泄恨，看到老潘有意无意地瞪她一眼。她暗暗叹息一声，把潘江的手给松了。

陈梅香咬人不成，意犹未尽，见潘宏亿还举着小号“呜呜呜”，在他头顶敲了一下：“吹鬼啊？让不让人睡觉？再吹，把鬼勾来。”潘宏亿腰板一挺：“有贼我才吹，我又没在晚上吹过。”陈梅香恨得牙痒，又敲了两下：“只要一张嘴。”潘江拉开陈梅香的手：“别敲啦，再打，就打得脑塞了。”陈梅香冷笑：“哪比你脑塞？”

潘宏万高调出战，可壮志未酬即被召回，有点垂头丧气。

这时，大肚成的修车棚内，噼里哗啦一阵响，铁门摇晃，摇得潘宏万目射精光。陈梅香率先把潘宏万的雄心和计划抹杀：“你是不是还要过去抓贼啊？”

“啪”的一声，修车棚的铁门顶上已经有一个人落地，大肚成喊着：“抓住贼子毛遛！”那个人影顺着街道朝东奔去，大肚成的铁门刚打开，那人已远在三十多米外。潘宏万猛地蹲低，捡了一个拇指大的石子，朝黑影奋力掷过去。

“啊！”那人捂着自己的头，喊疼不止，脚步就慢了。

见宏万丢得精准，本来一直责备儿子的陈梅香也来了精神，她觉得该自己出马了：“抓贼啊！贼子出来啦……”她的声音尖细如针，刺亮一些窗口，亮起的窗口也传出喊打声，但都是口头上帮助，是精神支援，没人开门拦截。潘宏万丢出的第二和第三块石子，都落了空，甚觉可惜，怪母亲破坏了抓贼大计。贼子见势不妙，跑得更快，他得在更多人喊叫追赶之前，得在一些气力无处发泄的年轻人摩拳擦掌追来之前，消失在小巷子的深夜中，消失在亮起又黯淡的光亮之外。

大肚成站在他的铁门前，气粗如牛，他说：“潘爹，你看清楚那贼子吗？”

老潘说：“哪看得清？跑得那么快，只看到黑影。”

潘宏亿跨了两步：“成爹，要不是我追那贼子，你的东西肯定被偷了，你要请我吃粉汤。你怎么抓不住他啊？”

大肚成苦笑：“棚里就我一个人守，你没看到我的肚这么大，走路都得抱着，晕昏晕昏的，哪追得上？”

潘宏万牢骚着：“妈，那贼……”陈梅香嘴角一歪，潘宏万就不多说了，闪身钻回房内。陈梅香只好把话撒给小儿子潘宏亿：“你也去睡了。再吹，我就把你这喇叭丢到马六甲，看你拿什么还给学校。”她抢着潘宏亿手里的小号，潘宏亿不松手，被拽提进屋。

潘江跟在后面，摸摸宏亿的头：“天光再练，晚上就不要练了。天光了再练。”

大肚成抛一支烟给老潘，亮起的窗，又黑了，只有两个人的烟头闪着。

停了好一阵，大肚成又问：“潘爹，你见到贼子是谁了吧？”

“没丢东西就好。”

“不抓住，不甘心。”

老潘笑笑：“你也知道是谁吧？刚才都快扯住他了，你会看不到？”

“看得不是太清。”

“看不清，就算了。看清，也当看不清。烂仔臭贼，你真打他两拳，打出什么事来，不是找苦吃？”

“也是，装看不见就是了。其实，也没什么给偷的，几个坏螺丝破扳手，偷去也是按斤卖废铁，不值三两块钱。惹了这些祸害，除了臭一身屎，也没益处。”

两人在街边恶狠狠地抽烟。

3

夏日天亮得早，眼看天穹还染着蓝黑，把烟吸进嘴里，还没吐，

天已浮白；再吸一口，东面便是血红一片，金黄色已争先恐后洒下。亮得早，也就热得快，有些睡眠浅的人，还没等到昨夜的热气散去，汗湿漉漉地刚合眼，天又烧热起来了。黑手义把记忆里的热天都回想了一遍，没有一次能比得上这个夏日。当然，也许天并没有更热，只是他觉得热了。烦心事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个叫杨南的女人带着儿子来找他帮忙的时候，他更是觉得很无助，不知道该不该帮一帮——其实，他很清楚，要是自己不伸这个手，不合情也不合理，甚至算不得一个人的，可他真的伸手了，引起的风波能不把他淹没？他会不会因此而心怀另外的内疚？他害怕身后站着的老婆和两个儿子直愣愣、冷冰冰的目光。

多年前他已错过一次，实在不愿再错。可，怎么选，才是对的？

今年年初的那一次，杨南的儿子在他的店门外四顾茫然，杨南则在他面前神情悲戚。他心已软，正要一口应承，却感到了身后射来的强光，他老婆正用鼻孔发出“哼哼哼”的冷笑；他两个儿子，那两个粗壮、黝黑的儿子难得地团结一心，正等着他的裁决。黑手义深深吸气，把菜刀在砧板上拍得手腕都震麻了——没说任何话，却已是最坚决地拒绝。杨南顿有所悟，腰板一挺，拉着她儿子走了。黑手义知道这个女人不会再来找他了。杨南工作在省城，一个月才回来镇上一次，可她的女儿、儿子就租房住在瑞溪镇的新街上，女儿在镇中学读初中，儿子在新街私立小学，和黑手义就在一个小地盘上生活，步子一大，难免碰面撞肩。“新街”成了他避讳的一个地方，谁无意中提到，他都认定是对他的讽刺与嘲笑。黑手义很难做到若无其事，却又只能若无其事，只要他的心变软，家里每个人都对他充满敌意和仇视。黑手义好面子，在朋友老潘面前得奋力挺着，腰比旗杆直，老潘转身一走，他就得反手捶自己的腰，有些话，他没法跟老潘聊。

后半夜的吹号声他听到了，喊打声听到了，老潘家陈梅香的尖叫他也听到了，他感觉到那贼会从自己店门前跑过，只要开了门，棍子一扫，那贼子肯定会被抓到。他起床，要去拉门后的灯，一个不留神，撞到了额头，灯拉开，棍子握在手里，却浑身泛酸，力气全无。上一次浑身发酸，已经是让他模糊的事了——那时他婚后不久，兴趣正浓，在女